

平潭英烈

中共平潭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平潭英烈

中共平潭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二〇〇二年四月十六日

主 编 丁陈兴

责任编辑 何可澎

编 辑 卢明 丁玉梅 林景闽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

- 1、与日寇拼刺刀的陈作雄烈士 何可澎(1)
- 2、我所知道的陈作雄烈士 时 迟(4)
- 3、陈作雄同志牺牲的时间与地点 许 健(5)
- 4、周裕藩烈士传略 何可澎(5)
- 5、神枪手林慕曾烈士 何可澎(13)
- 6、李增喜同志革命活动史略 王 韬(17)

解放战争时期

- 7、一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革命家曾焕乾烈士 何可澎(20)
- 8、洪通今烈士传略 何可澎(38)
- 9、铁汉陈书琴烈士 何可澎(50)
- 10、陈书琴被害经过 刘捷生(55)
- 11、陈孝仁烈士的一生 陈孝义 林祖耀 念克谦(58)
- 12、陈孝仁在屏南 陆银平(63)
- 13、丁敬礼烈士简传 曾焕魁 曾焕轲(64)
- 14、忆洪成昌烈士 严子云(66)
- 15、陈佑民(宜馥)烈士传略 林正光(69)
- 16、纪念杨尊文同志 林微凉(73)
- 17、我所知道的杨尊文同志 郑克章(75)

18、杨尊文同志一二事	翁强吾(77)
19、杨尊文在江西	李 健(79)
20、怀念刘子辉烈士	林定谟(80)
21、林斌烈士传略	林文敏(82)
22、宁死不避难的杨清琪烈士	何可澎(87)
23、曹于芳烈士传略	严子云(95)
24、曹于芳烈士传略的补充	严子云(98)
25、深切怀念林位恩烈士	严子云(99)
26、吴国彩烈士传略	王祥和(102)

编 后

与日寇拼刺刀的陈作雄烈士

何可彭

陈作雄烈士于1920年出生于平潭县东庠乡东进村农家，父亲陈贤美，有五个男孩，长子陈常琳、次子陈常琦、三子陈常瑜，作雄居四，原名常瑞，常琰居五。

作雄大哥常琳于1924年开宗学校初中班毕业后即出国去新加坡谋生，曾在培青学校任职，1926年回国。由于受“五四”运动进步思想的影响，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识。福建当时长期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月中旬开始进军福建，12月下旬即克复省会福州，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祖国的北伐战争顺利进展，常琳受到极大的鼓舞，即自觉自动的搞发动民众的民运工作，开始在东庠的南江、大新地区发动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协会。

1933年，十九路军冲破蒋介石的压力决定实行“联共反蒋”方针，主动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双方于10月26日签订了“抗日讨蒋协定”。11月23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宣告成立。陈常琳积极投入反蒋抗日的运动中去，被人民革命政府委任为长乐民众运动特派员。1934年初人民革命政府解体，“闽变”失败，不少人逃往日本、香港，陈常琳没有逃跑，在厦门双十中学校长张圣木的协助下，得到原十九路军逃到香港的陈铭枢的支持，弄到一些枪支在福清江阴、小麦屿与东庠岛的大新地区建立反蒋抗日游击队。1934年6月陈常琳参加中共福清县委领导的南西林暴动，11月带他的两个弟弟常琦、常瑜一起参加以刘突军为大队长的“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此时陈作雄在厦门双十中学念书，在他大哥的影

响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陈作雄在厦门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福清游击大队被围剿转入地下活动,不幸常琳三兄弟先后被捕,常琳和作雄都被关进福州道山路的军人监狱。9月,作雄三个哥哥由于不肯叛党先后被杀害于福州鸡角岭,陈作雄因未成年,人又矮小,只判有期徒刑七年。但如果他肯写悔过自新,即可释放,作雄抱着宁可“坐穿狱底”,决不为活命叛变革命。他知道所谓“判刑七年”,并不会被严格遵守,到时不放是常有的事。他的不被杀,只因个子小未成年而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1938年3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福建交涉释放了两批政治犯。陈作雄于此时被营救出狱。同时释放的还有徐白羽(解放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陈克(80年代任南京军区政委)……等地下党人。出狱后不久,随张云逸到江西南昌,在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当参谋工作。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

1938年冬,日军向紧靠长江的皖南门户的繁昌进军。第三战区调新四军第三支队到繁昌地区同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起担任繁昌、铜陵、南陵境内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

1939年,一年中,新四军第三支队先后五次取得了保卫繁昌的胜利。陈作雄是第三支队的参谋,亲自经历这几次的战斗,自不必说。由于他有肺病,战斗又频繁,司令员张云逸曾动员他回家休养,他拒绝了。在这战事纷飞的年代,他怎能坐在家里作旁观者、看战友们驰骋沙场呢?肺病是慢性病,不是几个月就会根治,但也不是几个月就会死的病,他怎能在战事紧张之时离开战友呢?他不但拒绝回家休养,还愿意去三支队司令部特务连工作,这样更有机会直接参加战斗。五次保卫战,歼敌2000多人。

1940年日寇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大批部队先后进行二次的对繁昌的“扫荡”。陈作雄即牺牲在反“扫荡”的战场上。这二次反

“扫荡”，第一次在4月23日到5月3日，新四军三支队与日寇进行10余次战斗，共毙伤敌1000余人。第二次反“扫荡”在10月4日至9日，毙伤日军数百人，并夺回泾县，再次粉碎敌人的扫荡。陈作雄是在第一次反“扫荡”时牺牲，还是第二次牺牲，现还无法确定，只知道与日寇拼刺刀英勇牺牲。

陈作雄的三个哥哥，都为革命而献出年青的生命。他从小跟随他大哥进行革命活动，还未到18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事。断定他未成年入党，依据他在三支队动员那时才16岁的时迟（在部队时名王守华）同志写入党申请书。如此时他不是党员（1938年）他就没有资格动员别人入党，这年他18岁，如果没有未成年也可入党的先例，他也就不会动员才16岁的时迟写入党申请书。这先例就是他自己。他关在敌人的监狱之时，如不是共产党员，张云逸向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就不会有他的名。

他是共产党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至于何年何月，在什么地方入的党，就知道了。他与日寇拼刺刀牺牲也是可以肯定的，但牺牲的具体时间，是第一次反扫荡的4月，还是第二次的十月？是在繁昌城内与日寇巷战时拼刺刀，还是在哪个战场上，这些也都不清楚。这些个人的历史空白不单发生在陈作雄烈士身上，也发生在他三个哥哥身上，也发生在更多的人的身上。平潭县以及全省的所有的县，都是迟到1982年前后之间才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在福州召开的一次党史会议上，我才听到时迟同志与许健同志谈到陈作雄英勇牺牲的事，我请他写成书面材料，他写了。可是离作雄牺牲已四十五年了，他已记不清具体时间与地点。如果解放后就征集，可能都可以找到当时写通讯报导陈作雄烈士事迹的作者。这篇传略，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我所知道的陈作雄烈士

时 迟

我和陈作雄认识是在 1938 年春,在新四军三支队参谋处工作时。我和他同是参谋,司令张云逸,副司令是谭震林。

我和陈作雄在日常交谈中,才知道他于 1937 年前因为党工作,被国民党逮捕,作为政治犯关在福建军人监狱。抗战开始后移关在福建省反省院。当时国共合作,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来福建与国民党政府交涉,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除陈作雄外,还有林观奎(解放初任闽侯军区后勤部部长),王辛耕(抗战前任中共福鼎中心县委书记),王同宽(长乐人,据说牺牲了)等许多人,不久北上参加新四军。同行的有徐白羽(白丁),文革前任文化部副部长;孙克,现南京军区政委;柳闪光(上海卫生局工作),许健(现在福州市维护队工作)。吴阮生(张云逸的秘书),韩增官、许圣和(这三人已牺牲),俞炳辉(现在南京军区工作,当时是三支队司令部副官主任)。

我和陈作雄一起工作只有几个月,但对他的印象却极深。他告诉我他是平潭人,一家都参加革命,一个兄长被捕死在狱中,其他人大都牺牲。他对我说这一次若不是张参谋长给他想办法取得释放,他也会死在狱中。因当时反省院敌人的目的是要他自首,他是决不屈服的,怎么能获得自由呢!

不久我调到军教导队学习(抗大前身),他调到教导队教育处和杨采衡同志一起工作。在学习,他曾叫我申请入党,当时我才 16 岁,也申请了。申请书交给组织科科长刘长胜(现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当时陈作雄犯有严重的肺病,张参谋长曾叫他回家休养,

他不肯。学习结束,我调到新四军一支队参谋处工作,与他再也未见面。后来在抗敌刊物上看到纪念他的文章,说他调到三支队司令部特务连工作时,在战斗中和日军拼刺刀光荣牺牲。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张崇文,当时是一支队宣传科科长。我看到这篇描述他牺牲经过,心里很难过了好些日子。

陈作雄同志牺牲的时间与地点

许 健

陈作雄在新四军三支队特务连时,于1940年,在皖南繁昌一带与日军作战壮烈牺牲。当时我在我军抗敌刊物上看到报导他壮烈牺牲的文章。该同志革命事业心强,亦比较成熟,懂得革命道理也多,至今他的形象仍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周裕藩烈士传略

何可澎

周裕藩是平潭地下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为建立平潭党组织,发展武装队伍,开展抗日反顽斗争等工作,作出卓越的贡献。不幸于一九四四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在长乐东洛岛上被敌顽杀害,时年仅二十五岁。

周裕藩于一九二〇年农历十二月初九日出生于平潭县盘团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他的祖父周莲湖是清末秀才,一生热心教育事业。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各地兴办洋学堂。周莲湖只身回到祖籍福清松潭村,动员村人破除迷信,将做“普渡”的钱,积起来创办小

学。他曾多次去印尼等地筹措经费，并常将华侨赠送给他私人的款物，也献给学校，因之深受乡亲的爱戴。

一九三二年周裕藩才十二岁，就离开父母跟他的祖父到松潭小学念书。受他祖父热心公益事业、公而忘私和耿直性格的熏陶，从小心怀报国大志，好学上进。一九三三年底，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军长、人民革命政府领导人蔡廷锴将军曾到福清，在县城明伦堂召开群众大会，地下党领导人余长钺也上台演讲。周裕藩和许多青年学生参加这个大会，第一次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一九三四年夏，小学毕业，考入福清县立初级中学，以品学兼优，活动力强，得到进步教师的青睐，加意培养。完成初中学业这段时间，是在人生道路上决定他何去何从的关键的三年。

福清早在一九三〇年就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一九三一年成立团县委。一九三三年福州中心市委在福清建立特别支部。一九三四年成立福清中心县委。福清县立初级中学，当时是全县唯一的一所公立最高学府，是我党传播革命真理，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周裕藩进这个学校读书，在进步教师陈聪章（福清早期党的领导人何希銓的异父同母兄弟），俞建曦（福清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同攻读书会”的领导人之一）的教育启发下，积极参加传阅进步书刊活动和抗日救国的宣传。学校组织街头演出队，周裕藩被选为队员，并参加以抗日为题材的街头剧演出。

东三省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在周裕藩的幼小心灵里激起无限愤慨的波涛。亡国的危险笼罩神州大地。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周裕藩经常到陈、俞老师家请教。经陈聪章的引荐，认识了福清地下党领导人余长钺。后来，周裕藩经介绍又认识了在海口以开设复

苏医院为掩护的陈亨源。在革命前辈的教导下,很快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接受了马列主义真理。一九三七年六月,就在他即将初中毕业的时间,传来了他最敬仰的余长钺和其他几位领导被捕牺牲的噩耗,更激起他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愤怒!血,并没有把革命者吓倒,周裕藩怀着继承革命先烈未竟事业的决心毅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周裕藩这时初中毕业,奉命回平潭,进岚华初中读三年级为名,在这个平潭唯一的最高学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入党后的周裕藩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与在盘团小学以任教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曾焕乾配合,创办平潭第一所农民夜校,学文化,学革命道理。同时又组织抗日文艺宣传队,到各乡村去宣传抗日,鼓起群众的爱国热情,通过抗日宣传活动,把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后来的建党与发展革命武装队伍打下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周裕藩就学于福州协职农校,曾焕乾去大田集美商业学校念书。

一九三九年秋,周裕藩又回到平潭开展革命活动。一九四〇年福清中心县委重建,书记陈亦桂。周裕藩为平潭县个别联系负责人。从此,他利用省农业改进良种推广员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在福清、长乐、平潭、永泰、闽清、闽侯以及福州一带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撒播革命种子。这一年的暑假,他和曾焕乾一起在大坂(后属福清)与福清的垓窑,建立平潭县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抗日游击队。曾焕乾任指挥,周裕藩任副指挥兼队长,徐兴祖任副队长。三位领导人不时回平潭活动。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平潭县长罗仲若得悉周、徐回盘团,派兵抓捕,在群众掩护下才得脱险。当时处在时刻要提防敌、伪、顽的袭击的困难环境之中。

一九四一年五月间,福州、长乐、福清,相继被日寇占领。周裕藩于永安与曾焕乾、林正纪、周季黑等人研究,在闽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平,开办“剑城书店”,出售革命书籍,书店由曾焕乾、林正纪、周季黑负责。到年底因局势紧张而停办。五月伪军侵占平潭,县长罗仲若流亡福清。六月周裕藩奉闽南特委黄国璋、陈亨源之命回平潭组织武装。周以坑口村为基地用自卫名义,成立“大富民众自卫团”。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官方的疑忌及伪军的注意,乃选开明人士并与伪军首领之一的郑德明有宗族之亲的郑谟辅任团长,徐兴祖为副团长,周为总负责人。自卫团的营、连骨干,都是周裕藩亲自培养多年的革命青年充任,实际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周裕藩手里。这支队伍以乡村自卫武装的面目出现,开展革命活动,由于伪军匪帮经常在海面上抢劫渔商船,杀人越货,自卫团成立之后,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伪军匪帮,以确保大富地区海面上的安全。六月底,“大富民众自卫团”在周裕藩指挥下,在海上歼灭前来大富地区海面扰乱伪军郑祯道(又名乞食婆)部,击毙郑祯道,俘匪四人,缴获卜壳枪四支,曲九一支。队伍胜利返航时,周裕藩得悉伪军中队长王代明这天带几个人回南井村老巢,乃下令乘胜直捣南井村,趁敌不备,冲进王代明家,击毙王代明等三人,缴获卜壳枪一支,步枪三支,只一人被逃脱。一天之内,两战皆捷,士气大振。

由于伪军内部不和,各怀鬼胎,罗仲若又在福清,时图光复。我方全乡动员,严密防卫,敌人未敢轻易离开县城出兵大富。加上陈亨源接周裕藩报告,派伪平潭县长林沧圃的表兄弟陈忠来潭,与沧圃说项,使敌未对大富民众自卫团采取报复行动。

九月份伪军撤离平潭,周裕藩和曾焕乾一道在大富召开祝捷大会和提灯示威游行。此举极大地鼓舞了平潭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教育吸引了一批青年加入我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革命力量

在发展,活动地盘也在扩大。本县的流水、中楼、上楼、城关、北厝、天山、芬尾,福清的海口、松潭、南营、后营,长乐的上井、漳港、岭前、玉田等地,都有周裕藩建立的联络点。

周裕藩活动的成绩受到上级的肯定,闽中特委于一九四二年五、六月命令周裕藩负责筹建“闽中沿海突击队”。周裕藩乃偕同曾焕乾到长乐上井与徐兴祖等人商讨筹建事宜。九月份,“闽中沿海突击队”宣告正式成立。队长林慕曾,副队长王韬,指导员周裕藩,徐兴祖负责给养。

十二月,周裕藩奉命率“沿海突击队”,由特委交通员丁云信带路开往乌丘岛,与闽中特委派往该岛的张国栋、张国强、施章干取得联系。以统战关系的伪军张天祯部队为掩护,在乌丘岛建立突击队的基地,活动于闽江口至乌丘海域。

为了壮大武装队伍,需要发展人、枪。一九四二年春,伪军和平救国军内讧,副司令林少屏被郑德明杀死,林的部下翁尚功兵力薄弱,无力与郑德明部对抗,把伪军一部拉到广东的南澳。趁此机会,周裕藩与曾焕乾计议,设法组织人马以代林少屏报仇为名,打入翁部,从中策反,缴翁部的枪支。人和船只由曾焕乾筹组。

三月份,周裕藩奉命与曾焕乾一起同往平潭的塘屿召开沿海突击队骨干会议,为了加强突击队的领导,会议决定增委郑杰、卓文兰为“沿海突击队”副队长。

部署缴翁尚功枪支的工作已完成,约定四月某日带队乘船前往南澳。周裕藩与曾焕乾、林正纪三人于约定时间,经海口回平潭领导这一行动,不料那天晚上住在裕康客栈,被林荫派遣的特务刘友桂抓捕(林荫于一九四二年起接替罗仲若为平潭县县长)。同日,在平潭的举事人员曾焕众、曾焕魁、王诚、林实山等十多人也被捕了。曾焕众当日被枪杀于上楼溪。缴枪计划,未能实现,人反被捕。幸好林荫此时还不知道周是共产党员,他只认为这些人企图

抢枪下海为匪。因之，经周裕藩的祖父周莲湖与曾焕乾大姐、二姐的奔走营救，加上闽中特委通过各种渠道组织社会舆论给林荫施加压力，使周裕藩等三人被关押二、三个月后，得以释放。

周裕藩被释放后，于八月调任中共福长平海口特区委员会书记，陈振先、王其珠、陈吓当等人为委员。特区设在福清海口。长乐以壶井为中心，平潭以大富为中心，开展活动。

周裕藩极重视教育工农大众的工作，于一九四二年初就在闽江下游闽安镇小学办了成人夜校，由该校校长，地下党员吴启拥负责。周裕藩多次来到夜校宣传革命道理。他讲得通俗生动，大受欢迎。一九四三年与一九四四年间，他又在松潭小学办民众夜校，指定由该校校长周述銓负责。又在松潭附近几个小村办了五个民众夜校。

一九四四年春，因沿海突击队在乌丘处境不顺，奉命转移福清的目屿。后又由于目屿环境恶劣，黄国璋、陈亨源指示队伍分散，待命集中。

这年冬间，周裕藩在平潭大富地区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两个党小组。

十月，日寇再次侵占福州、长乐、福清。周裕藩于此时来到松潭小学，召集特区区委会议，传达闽中特委紧急通知：“现日寇临境，要火速发动各地区群众，组织我党的抗日游击队，反击日寇。”会议决定利用三青团战地服务队的合法名义，成立抗日武装队伍，以周继黑为队长，周述銓（松潭联络站负责人）为指导员，这支队伍有农民、学生与教师共一百多人，活动于松潭、安明、李厝、西岐、倪埔、下楼一带。

周裕藩又奉命集中原沿海突击队队员一百多人，在壶井成立“抗日游击队”，队长林慕曾，活动于长乐一带。周裕藩带一部分队伍到福州鼓山，与原国民党海军少校陈魁梧合作，建立一支以平

潭、福清为主的一百多人的“鼓山游击队”。周任队长兼政委，陈魁梧任指挥官，尤崇太为秘书，经费由陈魁梧出面，向林荫借到五百担食盐来维护。

随后，周裕藩又在长乐的上下丁地区成立一支“抗日游击队”，队长王其珠，陈义德为管理员。

十一月，鼓山游击队在海上打击一条日寇的运粮船，打死一个日本兵，枪决一个汉奸，把船上几百担粮食搬到鼓山廨院里去。不几天，日寇突然包围鼓山廨院两个寺，抓走尤崇太等八人，一人中途逃脱，七人全被杀害于福州码头。鼓山据点，被敌发觉，难以立足。陈魁梧带一部分人到大目埕国民党海军李世甲处，周裕藩带部分人枪回长乐。

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周裕藩奉命恢复“沿海突击队”。第一批集中突击队骨干十人，由周裕藩、林慕曾带领，开赴长乐的东洛岛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平潭县长林荫得悉，于一月下旬派自卫队两个分队，乘两条帆船进犯东洛岛。周裕藩、林慕曾在闽中特委早期派驻该岛的高祖武队伍的配合下，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打坏敌船一艘，一艘逃走。俘获顽军分队长谭龙标与顽军士兵十多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多支，卜壳枪一支，手榴弹、子弹数箱。

当天战斗结束后，周裕藩与王其珠随同闽中特委派来的高祖武带领的武工队，押送俘获的顽军分队长及武器交闽中特委。王被组织留下，周一人回东洛岛。这时留在东洛岛的突击队员只剩下九人，任务是教育与遣送十多个俘虏回平潭，并等退潮时捞起沉在海底的另一挺顽军的机枪。

周裕藩集中十多个俘虏，向他们进行党对俘虏的政策，国共合作才能取得抗日胜利、以及共产党是穷人解放的政党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这些俘虏表面上表示接受教诲，骗取了周裕藩与林慕曾

对他们的信任。周裕藩忽略了这些俘虏是林荫私人队伍，其中不少人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可与林荫有特殊关系，阶级教育对这些人并不起什么作用，因而失去必要的警惕性，竟与俘虏平起平坐，同吃同睡，不加戒备。二月一日（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俘虏勾结东洛岛渔霸罗乌哥、林细倮，伪装殷勤，这天中午特地煮米粉请周裕藩、林慕曾等四人先进食堂吃饭（另外五位同志有的守卫澳口看有否去平潭的船只，有的在岗楼上）。四人一进厨房，十多个俘虏已坐在桌前等候。当周裕藩、林慕曾等四人端起饭碗吃起米粉来的时候，他们就突然暴动。周裕藩、林慕曾见状摔碗拔枪，但已来不及了，只得徒手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且无防备，周裕藩当场牺牲。其他三人皆受伤被捕。守在澳口与岗楼上的五位同志，不知道厨房发生的事情，也先后被捕。八位被俘虏抓去的同志被绑得严严实实的，晚上还被吊起双手，不让躺着睡觉。谁也料想不到，原先我们那样宽待俘虏，把他们当“阶级兄弟”看待，却换来这样的下场。尤其使他们难过与愤慨的是周裕藩同志的牺牲。二月五日（农历十二月廿三日），八位同志被押回平潭。二月七日晨三时许，林慕曾、李增喜、洪剑生三人即被斩首于城关，为革命献出年青的生命。其他五位同志，经闽中特委通过统战关系，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方获得释放。

周裕藩同志等牺牲后，沿海突击队没有再组织起来。周裕藩发展的党员与建立的联络点，一时失去与组织的联系。但周裕藩在平潭点燃的革命火种，并没有因周、林等的牺牲与挫折而熄灭。不久，曾焕乾回平潭接上党的关系，把革命的怒火烧得更旺。平潭人民能坚持革命斗争直到全国解放，就由于有党的组织在领导，而第一个在平潭建立党组织的是周裕藩。他对革命的贡献，平潭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本文根据周述銮、徐兴祖、郑杰、周福等同志提供的材料整理。